

# 楚简《周易》“𣎵”字说

黄德宽

(安徽大学 校长室, 安徽 合肥 230039)

**摘要:** 考释了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《周易》中的“𣎵”字, 提出该字可能是“杳”的异文, 是通过涂黑而造的一个异体字。

**关键词:** 楚竹书; 考释; 𣎵

**中图分类号:** K877.5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《周易》第十五简《豫》卦释文作:“上六: 杳(冥)余(豫), 成又(有)愈(渝), 亡(无)咎。”上六爻辞的释文, 应该说是大体准确的, 但是释作“杳(冥)”的这个字还需要进一步讨论。

原书注释部分对这个字的考释如下:

𣎵(以下用 A 代替, 引者注), 疑“杳”字, 《说文·木部》:“杳, 明也, 从日在木上。”马王堆汉墓帛书《周易》、今本《周易》均作“冥”, 则日当在木下, 为“杳”字, 《说文·木部》:“杳, 冥也, 从日在木下。”疑当读为“明”, 如此, 则与简文合。<sup>1</sup>

从注释文字看, 作者或疑 A 是“杳”字, 对照今本和马王堆本异文作“冥”, 而“冥”《说文》正用来训释“杳”字, 作者遂认为释“杳”之字 A “日当在木下, 为‘杳’字”, 似乎又怀疑“A”为“杳”之误写或异文。而接着说“疑当读为‘明’, 如此, 则与简文合,”又以为“冥”读为“明”, 这样就合于简文“杳”(训为“明”), 这似乎又在为作者释 A 为“杳”提供证明。由这段考释文字, 可以看出对 A 到底释作“杳”还是“杳”, 考释者是疑惑不定的, 而以“冥”读“明”一句又让人感到作者更倾向释 A 为“杳”。

对 A 字的考释, 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。陈伟怀疑“这个字也许是‘某’的另一种写法, 在竹书本《周易》中读为‘晦’, 与‘冥’字辞义相同。”<sup>2</sup>徐在国认为这个字“当分析为从木、冥声, 释为槪。”同时指出上博竹书(二)《容成氏》37 简中“皮”后之字当释“冥”。<sup>3</sup>《容成氏》37 简这个字作 (以下简称 B), 何琳仪疑为“幻”之变体, 通作“眩”<sup>4</sup>, 刘钊则认为是个会意字, 推测其为“眇”的本字。<sup>5</sup>徐在国将 A、B 联系起来考虑是非常合理的, 但直接将它们释作“槪”和“冥”似乎还缺乏足够的依据。<sup>6</sup>陈伟疑为“某”的异文, “某”包山简作、, 与 A 形分别明显, 似乎不太可能为一字的另一种写法。

相比较而言, 《周易》原注释者濮茅左的意见有可能更为接近真实。由于他对疑 A 为“杳”的依据, “杳”与他本作“冥”是何关系, “杳”为何要涂上一半(不足)黑色等问题, 没有能作出充分的论证, 尤其是又疑“冥”(明母耕部)读为“明”(明母阳部)以牵合其释 A 为“杳”, 使整个考释文字显得矛盾而无据, 难以令人信从。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, 一是要确认未涂黑的基本字形是否为“杳”; 二是涂黑是否有别义的功能, 即涂黑后的 A 是否依然为“杳”; 三是他本异文“冥”与 A 是何关系; 四是所得结论与 A、B 在《周易》和《容成氏》中的运用是否吻合。

首先，我们要进一步讨论 A 字未涂黑时的基本字形。A 字除去涂黑部分，即作  (以下简称 C)。C 字在战国文字中主要见于以下材料：

《信阳楚墓》竹简 1—023：“……州，昊昊 ，又口日……”，刘雨释其字为“杲”。<sup>7</sup> 何琳仪《战国古文字典》“宵”部“杲”下收此例，指出“日傍或横置作  形”，并引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“杲杲日出”为证。<sup>8</sup>

郢 竝 C 戈用作人名，何琳仪释作“杲”，<sup>9</sup> 李守奎《楚文字编》改释为“果”。<sup>10</sup>

楚简中以 C 为偏旁的字，见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550 页、684 页、937 页所收，分别从邑、从衣和从系，这三个字李零改释为郢、祺、縻，将 C 释作“冥”。<sup>11</sup>

A 字除去涂黑部分即与以上作 C 形（即“日”横置木上）的字相同。信阳楚简表明 C 字释作“杲”是有据的。“杲”从日而不横置的在战国文字中多作人名。楚帛书丙篇有“少杲”，或读“少皞”，“日”不横置。饶宗颐考证说：“杲字从日从木甚明，诸家均释杲，是。少杲疑读为少昊……《楚辞·远游》：‘阳杲杲其未光兮。’少昊意义当如此。余月为四月，其气如初阳之杲杲未光，故于是言少昊之名。”<sup>12</sup> C 用作偏旁的三个字，目前还难以确认。朱德熙等考释《望山楚简》时提到从系从 C 的字与曾侯乙墓竹简所记车马器中一个从“杲”的字有关，疑二字所指为同一种东西，这也是将 C 看作“杲”。<sup>13</sup> “日”作偏旁侧向横置见于郭店竹简《语丛》四“早”字、“昊”字，《太一生水》“时”字，也见于战国文字“咳”、“期”、“明（盟）”等字。<sup>14</sup> 与“日”字横置相类似的就是那些用作偏旁的“目”字，如“眡”、“盱”、“瞿”、“眚”、“盲”等等。<sup>15</sup> “目”字横置时外框用笔的起止方式，与 C 字更为接近。由以上讨论表明，将 A 字未涂黑的基本字形 C 释作“杲”是有可能的。

其次，我们要解决涂黑后的 A 是否依然是“杲”的问题。上引《周易》释文疑 A 为“杲”字，但对涂黑未予注意。何琳仪释《容成氏》37 号简 B 字时，指出“以黑白相间表示迷惑之意”；刘钊则说“本象‘目’一边明亮，一边暗昧形”，是个“会意字”；对于 A 字，徐在国认为“右部有一小部分涂黑，当是有意为之”。<sup>16</sup> 他们都认为涂黑是有别义作用的，这显然是合理的推测。从 A、B 两字看，涂黑当是一种别义手段，或是一种因利乘便的构字方法，即涂黑的 A 与未涂黑的 C 不会同样都是“杲”字。如果涂黑确实具有上述作用，那么这则是楚文字中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。在汉字体系中，我们还没有发现类似情况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证据。不过比较文字学却为我们提供了旁证材料。据王元鹿《比较文字学》所论，早期文字具有涂色特征，如埃及早期文字、印第安墓志铭、阿兹忒克文字等都证明早期文字的颜色与某些特定的意义有关，中国早期的大汶口文字和少数甲骨文也有涂色现象，而纳西东巴文则有以黑色表义和别义的情况。他认为：“由于早期文字处于一个文字发展较为原始或较不成熟的状态中，所以往往在文字符号记录语言时缺乏适当的手段，于是色彩便成为一种记词的补充性手段。虽然这种手段不甚便利，但是从理论上说，一旦原无色彩的文字中使用了一种色彩（即增加了一种色彩），记录的词便可能成倍地增加。”<sup>17</sup> 在对纳西象形文字与古汉字的比较研究中，王元鹿提出了“黑色字素”的概念，即指“纳西东巴文字中为区别意义或标示读音所涂的黑色。”<sup>18</sup> 楚文字已经高度发达，这种较为原始的构形手段是否会偶尔使用，确实令人疑惑。但是，纳西象形文字以黑色来构字的例子是颇富启发意义的旁证材料，如：<sup>19</sup>

①  天地之际发白也，从天白有光。（46）

 天地之际昏黑也，从天黑。（45）

②  光也，象光芒四射。（27）



暗也，无光也，从光黑。(28)



明也，从日发光。(35)



日晕也，气围绕日，周匝有光。(51)



树也。(170)



黑树也。谓此鬼界之树。(269)



花也，象花冠。(178)



毒草也，毒也，从花黑，以示其毒。(235)



吃也，口中有物。(764)



苦也，有物出口外，亦表示味苦。(772)

这几组字，都以增填黑色构成一个与原字意义相反或者相对的字，如①、②、③组之“光、明”与“黑、暗”义相反；④、⑤、⑥组实际相当于相对反义关系。这几组纳西象形文字，尤其是前三组例子，几乎可以与“杲”填黑构字直接对比：我们说 C（未填黑）是“杲”字，那么填黑后的 A 则应是与之意义相反的一个字。考诸汉字系统，这个字最大的可能就是“杳”。《周易》注释考释中已引述了《说文》“杲”与“杳”的解释，“日”在木上或木下，是这一对意义相反的字构形表意的差异。楚简中在“杲”上填黑构成“杳”，与上列纳西象形文字构形如出一辙。“杲”义为“明”，“杳”义为“冥”（《说文》：“冥，幽也。”），意义相反。因此，《周易》此字可能不应释“杲”而应释作“杳”，是以黑色为区别造出来的一个异体字。

如果将 A 形直接释作“杳”，就很自然地解决了楚简《周易》与其他各本此字异文作“冥”的关系，即楚简《周易》使用了一个同义的“杳”（《说文》训作“冥也”）来替代“冥”，或其他各本以“冥”来替代了表“冥”义的原字“杳”。“杳、冥”二字不仅同义，典籍还经常连用，故以“杳”替代“冥”或以“冥”替代“杳”，就较易理解了。当然也不排除“杳”假借作表示“幽冥”义的“窈”或“窅”的可能性。在传世先秦典籍中“杳”与“窈”、“窅”之间互相通用，其例甚多，从同源词方面看，它们彼此有着密切的关系。<sup>20</sup>

最后来看《容成氏》37 号简 B 字，有的学者以为是 A 字的省简，可从。如此，则 B 字也就是“杳”的简省。从各家所释看，释“杳”也较为合理。刘钊引《韩诗外传》卷三“暗、聋、跛、眇”等四种残疾连续排列的用例，与《容成氏》简文相对照，指出 B 相当于“眇”字，典籍中“跛眇”也常连用，故将 B 直接释“眇”。<sup>21</sup>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。不过直接释 B 为“眇”，在字形上还显得证据不足。如果我们释“杳”成立的话，那么“杳”就可读作“眇”。二字古音同属宵部，声纽通转<sup>22</sup>，形音均较妥贴。这也给本文释 A 为“杳”，谓 B 为 A 省者提供了验证。

通过以上讨论，我们提出楚简《周易》A 字可能就是“杳”字异文，是用涂黑而造出的一个异体字，《容成氏》37 号简那个疑难字则可能是 A 的省文，读作“眇”。这些讨论的基础是释 C 为“杲”，

但楚简中从 C 的另外三个字到底如何解释还难以确定，这关系到本文结论是否能成立，尚须进一步研究。

- 
- <sup>1</sup> 《周易》释文考释，见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三）》158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出版。
  - <sup>2</sup> 楚竹书《周易》文字试释，见《简帛研究》，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list.asp?id=1143>
  - <sup>3</sup> 上博竹书（三）《周易》释文补正，见《简帛研究》，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HTML/xuzaiguo04.htm>
  - <sup>4</sup> 《第二批沪简选释》，《学术界》2003 年第 1 期 92 页。
  - <sup>5</sup> 《容成氏释读一则》（二），《简帛研究》，<http://www.jianbo.org/wssf/2003/liuzhao02.htm>
  - <sup>6</sup> 徐释“榧”是从李零说，李零在《读〈楚系简帛文字编〉》一文中，将从之字均改释为从“榧”，并说此字为“榧植”之“榧”，“其字象瓜在木上”（见《出土文献研究》第 8 集 147 页，科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）。
  - <sup>7</sup> 见《信阳楚墓》（附录《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》）125 页，文物出版社 1986 年出版。
  - <sup>8</sup> 见《战国古文字典》297-298 页，中华书局 1998 年出版。
  - <sup>9</sup> 同注 8。
  - <sup>10</sup> 《楚文字编》345 页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。
  - <sup>11</sup> 参注 6。
  - <sup>12</sup> 见《楚帛书》76 页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5 年出版。
  - <sup>13</sup> 见《望山楚简》116 页注 11，中华书局 1995 年出版。《楚系楚帛文字编》（滕壬生编，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）1040 页收有曾侯乙墓这个字，但将曾 63、123 等简此字从“杲”摹作从“果”有误。
  - <sup>14</sup> 见《战国文字编》460 页、470 页、471 页、472 页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。
  - <sup>15</sup> 诸字见《战国文字编》“目”部。
  - <sup>16</sup> 诸家说出处分别见注 2、3、4、5 等。
  - <sup>17</sup> 参阅《比较文字学》37-39 页，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。
  - <sup>18</sup> 参阅《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。
  - <sup>19</sup> 以下各组材料均选自方国瑜编撰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（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 2 版），每例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原书收字编号。
  - <sup>20</sup> 参阅高亨《古字通假会典》“幽部十七（上）”，708-709 页，齐鲁书社，1989 年出版。
  - <sup>21</sup> 同注 5。
  - <sup>22</sup> 参阅黄焯《古今声类通转表》176 页、275 页诸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出版。

## Discussion on a character in Book of Changes on the Chu Bamboo Slips

HUANG De-kuan

(Anhui University, Anhui Hefei 230039, China)

**Abstract:** A character found in Book of Changes of Chu Bamboo slips may turn out to be a variant of Miao, formed by darkening a part of the character.

**Key words:** Chu Bamboo slip; exegesis

收稿日期：2004-09-12

作者简介：黄德宽（1954-），安徽大学校长，中国文字学会会长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